

## 副词“哺哩”的蒙古语来源及相关问题\*

程亚恒

[提要] “哺哩”是出现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一个范围副词，也写为“哺理”“舖哩”。“哺哩”“哺理”“舖哩”和“普里”“普哩”皆为蒙古语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 的音译词。考源结果显示，副词“普里”是构成副词“普里普”的基础。出现于清代中后期的副词“普律”与“哺哩”音义接近，实际是“普里”的音变词，是蒙古语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 的另一种译写形式，跟副词“哺哩”是同词异写关系。由于传世汉文文献中经常写作“普律”，所以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可见副词“哺哩”，而汉文文献中则罕有用例。

[关键词] 哺哩 普律 回溯推理 音译词

### 一 引言

在传世的汉文文献中，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哺哩”用例，然而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一些抄本中，却出现了几个“哺哩”用例。例如：

(1) 我们这里今年々(年)成底头却到(倒)不离，赶到秋天一涝大水，各城沿上的藏家(庄稼)哺哩都冲去咧。(《中华正音(骑着一匹)》汪维辉等 2011:55)

(2) 像关里平等矮地，种的稻子、粳子、谷子、稗子、高粮(梁)、豆子，连苏子、芝蔴、各种藏(庄)稼哺哩全没有收，何用拿镰刀割呢？(《骑着一匹》汪维辉等 2011:82-83)

(3) 我这个攪来的东西好歹不同，比人家头里，你呢哺哩都瞧瞧。(《学清》汪维辉 2005:1958)

(4) 回来的时候敢(赶)到岭根底些，牲口哺哩从新打辮(掌)，有锭头就牲口拉得筋(劲)。(《中华正音(骑着一匹)》汪维辉等 2011:55)

值得注意的是，“哺哩”在不同的教科书抄本中还有不同的写法。除了常见的“哺哩”外，偶尔也抄作“哺理”和“舖哩”。例如：

(5) 咱们吗喘(马上)哺理都打开瞧一瞧。(《你呢贵姓》汪维辉 2005:1914)

(6) 那吗舖哩々々(舖哩)都打起来。(《华音撮要》汪维辉等 2011:24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濒危赫哲语参考语法研究(18BYY192)”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曾在“中国民族学语言学会第14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北京 2021.9.25-26)上宣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毛润民老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资料查阅帮助，中央民族大学的关辛秋老师帮助转写了文中的满语例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高级中学的黄红艳老师核对了文中的蒙古语例句，审稿专家对本文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谢过！文中不妥错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依据语境，这里的“哺哩”“哺理”“舖哩”很容易被解释成表总括义的范围副词，其意相当于“全部”“悉数”。不过，从目前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哺哩”一词的理解并不一致。殷晓杰（2010）、任玉函（2013）都曾经谈到了“哺哩”的意义，但二人的观点却迥然而异。殷晓杰（2010:122）虽然没有直接解释“哺哩”的意思，但她却根据《骑着一匹》多用俗字的特点作出了“哺哩”是“圃里”的俗写或别字的判断。任玉函（2013:73-75）则依据“哺哩”对应的谚文翻译把它解释成“种种；各种各样”，并怀疑其意义与“普里普<sup>①</sup>儿”有关。我们认为“圃里”的意义与以上各例中的“哺哩”“哺理”和“舖哩”并不相同；用“种种、各种各样”来解释诸如例（2）（4）的“哺哩”似乎不够准确。

“哺理（哺理、舖哩）”在文献中的分布并不十分广泛，我们目前仅在《你呢贵姓（学清）》、韩国顺天大学图书馆藏《中华正音（骑着一匹）》、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骑着一匹》、《华音撮要》等几种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的抄本中发现了几个用例，而在朝鲜时代初期的汉语会话书《老乞大》《朴通事》等文献中则未见。那么，这些出现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哺哩”“哺理”和“舖哩”究竟是怎么来的，与“普里普（儿）”有没有关系？传世的汉文献中为什么未见它（们）的踪影呢？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 二 “哺哩”的来源

遍检字书，我们没有发现“哺”（包括“舖”）和“哩”（包括“理”）的意义能够跟范围副词“全部”“悉数”联系在一起的解释。因此，构词法是无法解释副词“哺哩”产生的理据的——“哺哩”既不可能是一个复合词，也不可能是一个派生词。既然不能通过构词法来解释，那么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来探求“哺哩”成词的原因和理据。因为汉文文献未见“哺哩”，它仅出现在某些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中，加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经常使用记音字，所以无法排除“哺哩”是个记音词的可能性。因此，顺着这条线索，我们不妨借助清儒“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来探求副词“哺哩”的来源。

汉文文献虽然没有关于“哺哩”来源的直接记载，但有些相关的记述却可以为我们探索“哺哩”的来源提供思路。据《钦定辽史语解·卷七·人名》载：“：（乌补乌哩因）。布琳，蒙古语，全也。卷十作‘普领’，本卷又讹作‘蒲领’。‘蒲宁’‘普宁’系一人。又卷七十九作‘蒲邻’非一人，并改。”《钦定辽史语解·卷九·人名》：“：（乌补伊哩因）。布琳，蒙古语，全也。卷八十八作‘别勒隐’。”《钦定金史语解·卷九·人名》：“布琳：蒙古语，全也。卷五作‘普连’。”《钦定金史语解·卷十一·人名》：“：阿巴阿噶乌补伊哩因。巴噶布琳，蒙古语。巴噶，小也；布琳，全也。卷六十六作‘霸合布里’。”《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四十一·译改国语解》：“布哩：蒙古语，全也。原作‘蒲里’，今改正。”

由于《钦定辽史语解》《钦定金史语解》明确标出了“布琳”对译的蒙古语是 （bürin, bōrin “完全的”“全部的”），所以无论是“布琳”，还是“普领”“蒲领”“蒲宁”

<sup>①</sup> “普里普”也写作“普哩普”，二者为同词异写关系，其中“里”“哩”都是记音字。为行文方便，文中除例句外，均统一写作“普里普”。

“普宁”“普连”“别勒隐”，都是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 bürin “完全的”“全部的”) 的音译词。但是，《钦定重订大金国志》没有标注所译的蒙古语词，所以无法确定“布哩”“蒲里”记录的是否就是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 bürin “完全的”“全部的”)。从读音上来看，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 bürin “完全的”“全部的”) 可以读作 *buren*、*burǎn*、*borǎŋ*、*borǒn* 或 *burn*，所以汉译以后的“布琳”“普领”“蒲领”“蒲宁”“普宁”“普连”“别勒隐”等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也都是以鼻辅音[n]或[ŋ]收尾的。而“布哩”“蒲里”的最后一个音节则有所不同，都没有鼻辅音韵尾[n]或[ŋ]。此外，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 bürin “完全的”“全部的”) 虽然与汉语的范围副词“全部”意义相同，但它在蒙古语中却是一个常见的形容词。它经常修饰名词性成分，如  $\text{ᠪᠦᠷᠢᠨ ᠡᠷᠬᠡ}$  (bürin erxe “全权”)、 $\text{ᠪᠦᠷᠢᠨ ᠣᠢᠲᠤ}$  (bürin oilta “完全反射”) 等<sup>①</sup>，而“哺哩”（“哺理”“舖哩”）却是副词，不直接修饰名词。

其实，蒙古语中表达总括义的词语并非仅有一个形容词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 bürin “完全的”“全部的”)， $\text{ᠪᠦᠭᠦᠳᠡ}$  (bügüde, bögöde “全体”“总共”)、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都”) 及  $\text{ᠶᠠᠸᠠ}$  (qau “都”) 等也都具有总括义。从读音上看，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和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都”) 在口语中的读音相同，都是 [bur~bor]（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518），它们更接近双音词“哺哩”；但从用法上看，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是一个后置词，而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每”) 则是一个代词，它们都不同于范围副词“哺哩”。不过，学者们对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每”) 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表总括的范围代词（清格尔泰 1991:223；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1468），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副词（黄妙轩、双龙 2004:294）。但不管是后置词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还是代词或副词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每”)，它们都表示范围，在语义上也都是前指的，这一点跟副词“哺哩”的语义指向是一致的。例如：

- (7)  $\text{ᠣᠩᠭᠡ ᠪᠦᠷᠢ-ᠶᠢᠨ ᠴᠡᠴᠡᠭ ᠳᠡᠯᠭᠡᠵᠦ-ᠪᠠᠢᠨ-ᠠ}$  各种花儿正在开放。  
 颜色 每-领格 花儿 开着-进行体
- (8)  $\text{ᠪᠠᠶᠳᠤᠸᠠ ᠪᠦᠷᠢ ᠢᠯᠠᠬᠤ}$  每战必胜。  
 战斗 每 赢
- (9)  $\text{ᠪᠢᠳᠡ ᠪᠦᠷ ᠵᠠᠶᠠᠯᠳᠤᠭ-ᠠ ᠰᠠᠶᠤᠵᠦ-ᠪᠠᠢᠨ-ᠠ}$  我们都挨着住。  
 我们 都 连绵地 住着-进行时
- (10)  $\text{ᠵᠣᠴᠢᠳ ᠪᠦᠷ ᠢᠷᠡ-ᠴᠢᠬᠡ-ᠪᠡ ᠦ?$  客人都来了吗？  
 客人 都 来-完成体-过去时 疑问

上例(7)(8)中，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的语义分别指向先行词  $\text{ᠣᠩᠭᠡ}$  (öngge “颜色”) 和  $\text{ᠪᠠᠶᠳᠤᠸᠠ}$  (bailduḅu “战斗”)，例(9)(10)的  $\text{ᠪᠦᠷ}$  (bür, bör “都”) 语义分别指向前面的  $\text{ᠪᠢᠳᠡ}$  (bide “我们”) 和  $\text{ᠵᠣᠴᠢᠳ}$  (jočid “客人”)，而例(1)的“哺哩”语义指向前面的“各城沿上

<sup>①</sup> 《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518）：“ $\text{ᠪᠦᠷᠢᠨ}$ ：bürin~bürin[burǎn~borǒn]（形）①全的，完全的，全然的，十足的；②整的，整个的，全部的，充分的”。

的藏家(庄稼)”,例(2)的“哺哩”语义指向前面的“种的稻子……各种藏(庄)稼”,例(3)的“哺哩”语义指向前面的“我这个攪来的东西”,例(4)的“哺哩”语义指向前面的“牲口”。可见,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和  $\text{ᠪᠦᠷ}$  (būr, bōr “都”)尽管用法与副词“哺哩”不完全相同,但语义前指特征却是一致的。

依据清格尔泰(1991:245, 435)可知,蒙古语的后置词在句中不能充当独立的句子成分,它辅助别的静词表示多种语法关系的同时,和静词共同充当某个句子成分;而  $\text{ᠪᠦᠷ}$  (būr, bōr “都”)则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在主题词后充当复指语或概括语。所以例(3)(5)(6)的“哺哩”“哺理”“舖哩”既不大符合蒙古语范围后置词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的用法特点,也不同于蒙古语代词或副词  $\text{ᠪᠦᠷ}$  (būr, bōr “都”)的用法。不过,我们认为副词“哺哩”更有可能,也应该来源于蒙古语的范围后置词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而不是  $\text{ᠪᠦᠷ}$  (būr, bōr “都”)。

由于一种语言中的词语被其他语言借入以后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的变化,包括语素化、语义改变、词性改变等(Xiao Mengzhi 2017),所以当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以音译词“哺哩”的身份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就发生了变化,用作副词。因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副词“哺哩”是在语言接触下出现的一个音译外来词,且来自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 “每”)①。

### 三 “哺哩”与“普里普(儿)”的关系

任玉函(2013:75)曾猜测“哺哩”的意义与“普里普儿”有关,这是比较有见地的,但该意见只停留在猜测层面,并没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一猜测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不妨沿着这条思路,用“回溯推理”的方法来探讨一下“哺哩”与“普里普(儿)”在意义上的联系。

回溯推理,亦称“溯因推理”,是一种逻辑方法,是根据因果联系和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逻辑性质,从已知后件(结果)推溯其前件(原因)的非演绎性推理(何应灿 1988:251;金立鑫 2007:83)。这种推理是由果溯因,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当遇到“一果多因”的情况时,回溯推理就未必为真了。尽管如此,回溯推理却为我们探寻“哺哩”的意义提供了思路。

清代后期以后,汉语出现了一类特殊的 ABA 式复音词,而这类 ABA 式复音词中又有一类是在 AB 式复音词的基础上,通过回环式重叠建构而成的强调式。例如:

(11) 汝湘道:“老太太们都在看牌,咱们不用都去,只要玉大爷再同一两个上去,说探姐姐请看花作诗会,给众人告个假。不用拢共拢挤作一堆。”(陈少海 2014:695)

(12) 秋琴道:“先将现在的算起,是海珠、掌珠、汝湘、九如、秋瑞、芳芸、紫箫,

① 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考察了突厥语、满一通古斯语的满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结果没有发现一个与“哺哩”音近的副词或后置词,只在突厥语中发现了与之意义接近的  $\text{barča}$  和  $\text{alqu}$ ,在鄂伦春语中发现了  $\text{puthuulo}$ ,但它们跟副词“哺哩”的语音都没有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  (būrin, bōrin “每”)接近。这种情况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副词“哺哩”来自蒙古语而非突厥语或满一通古斯语的事实。另,《清文指要》中的副词  $\text{ᠯᠡᠭᠰᠡᠢ}$  (leksei “全”)在不同版本中对应的汉语词是“全”“普里”或“普里普儿”,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副词“哺哩”并非来自满语。

一共七个；未娶的是珍珠、友梅、彩芝、蟾珠四个，拢共拢儿十一个。”（陈少海 2014:620）

（13）给的时候，就是勉强勉强给的。（冷佛 1987:11）

（14）哥儿几个，见天见苦练一气。（剑胆 2018:195）

以上各例中，“拢共拢（儿）”与“拢共”、“勉强勉强”与“勉强”、“见天见”与“见天”的意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前者在程度上比后者更深一些，具有强调的意味儿。

我们认为，“普里普”也是一个具有强调意味儿的 ABA 式复音词。例如：

（15）只见兰生往外面匆匆进来，说道：“快别说闲话，还不去瞧瞧，老太太在那里大动气，普里普儿都得了不是，你们还在这里乐呢！”（陈少海 2014:529）

（16）宝钗道：“只要每一家佃户赏封一个，原不必见人就赏，不过是老太太到这儿逛逛，格外的恩典。那些小人儿们，有咱们带出来的果子，普里普儿一分也就很好。”（陈少海 2014:694）

（17）平儿道：“咱们除掉太太，每人捐种三十树，将这坟堂四面普哩普儿种满，就托月师兄去办。明年梅花开放，咱们拢共拢儿来给林姑娘做个梅花会。这不是有趣吗？”（陈少海 2017:751）

（18）昨儿晚上，要早睡来着。只因亲戚们，普里普儿的，都在这儿会齐儿，我怎么撂下去睡呢？（威妥玛 2002:247）

（19）忽然来到一棵大树底下，见有若许的猴儿，普哩普儿的在那儿会齐儿哪。（中田敬义等 2018:117）

因此，如果按照回溯推理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推定“普里普”也应该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基式“普里”。

回溯推理的结构如下（金立鑫 2007:84）：

$$\begin{array}{l} e \\ h \rightarrow e \\ \hline h \end{array}$$

如果我们把复音词 ABA 的存在作为已知现象，把复音词 ABA 比 AB 具有更深的强调意义作为一般的认知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上述公式推定复音词“普里”的存在：

e: 已知语言中存在 ABA 式复音词；

h→e: 如果复音词 AB 和 ABA 的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而 ABA 式复音词具有更深的强调意味儿，那么复音词 ABA 是以复音词 AB 为基式组构而成的词语；

h: 所以 AB 式复音词与 ABA 式复音词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且前者是后者的构词基础。

当把 ABA 式复音词换成具体的副词“普里/哩普”时，我们便可以推出副词“普里/哩”与副词“普里/哩普”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且“普里/哩”是组成“普里/哩普”的基础。智信（1830）《三合语录·清文指要》中出现了副词“普里”，可以为我们的推理提供一点旁证。再考虑到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多出现记音词的特点，故我们推测“哺哩”“哺理”“舖哩”可能是“普里/哩”的记音词。如果是这样，那么“哺哩”的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了。

“普里/哩普”是一个范围副词。《语言自述集》：“普里普儿 p<sup>h</sup>u<sup>3</sup>-li-p<sup>h</sup>u<sup>3</sup>-r<sup>h</sup>，全部，整族；指人或指物”（威妥玛 2002:247）。“普里普”另作“谱里谱”（陈刚 1985:220；陈刚等

1997:293)。“普里普”的释义相同:“谱里谱儿,按全数来说,估计全数。”因为“普里/哩普”是“普里/哩”的强调式,“普里/哩”是“普里/哩普”的基式,二者意义基本相同,而“哺哩”“哺理”“舖哩”则又是“普里/哩”的记音词,所以“哺哩”“哺理”“舖哩”也是表达范围的副词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清文指要》中有这样一句话:

(20)  $\text{ᠨᠢᠶᠠᠮᠠᠨ}$   $\text{ᠬᠦᠨᠴᠢᠬᠢᠨ}$   $\text{ᠯᠡᠬᠡᠰᠡᠢ}$   $\text{ᠤᠪᠠᠳᠡ}$   $\text{ᠪᠢᠰᠢᠷᠡ}$   $\text{ᠵᠠᠬᠠᠳᠡ}$   $\text{ᠪᠢ}$ .....  
 niyaman hūncihin leksei ubade bisire jakade, bi.....  
 姻亲 宗亲 全 这里-位置格 在-正在时 因为, 我.....

因为亲戚全都在这里,我.....。

这句话中的副词  $\text{ᠯᠡᠬᠡᠰᠡᠢ}$  (leksei“全”)在不同版本的《清文指要》中或被译作“全”,或被译作“普里”,亦或被译作“普里普儿”,这种情况恰好证明了“全”“普里”和“普里普儿”之间的同义词关系。可见,任玉函(2013:75)关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哺哩”的意义与“普里普儿”有关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既然清代后期有副词“普里普儿”,那么按照回溯推理的逻辑,至少在清代后期以前的汉语中就应该有副词“普里”或“普哩”“哺哩”“哺理”“舖哩”作为构成“普里普(儿)”的基本式而普遍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传世的汉文文献中十分罕见,就连一些跟蒙古族历史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如《蒙古秘史》也未见“普里/哩”或“哺哩”“哺理”“舖哩”。副词“哺哩”“哺理”“舖哩”的这种分布特点究竟跟什么有关,目前尚无法确定,暂存疑。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是,副词“哺哩”不见于汉文文献的原因。

#### 四 “哺哩”不见于汉文文献的原因

“普哩”“哺哩”“哺理”“舖哩”在目前所及的汉文文献中均未检索到用例,而“普里”在我们所查阅的文献中也仅见1例,且该例是有异文的(张美兰、刘曼 2013:53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汉文文献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副词“哺哩”,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要揭开这个谜底,或许可以从汉语的同词异写现象入手。

汉字自古就有同词异写现象。如先秦两汉时期文献的动词“匍匐”又写作“扶服”“扶伏”“蒲伏”“蒲服”;再如近代汉文文献及现代汉语方言,表示为人不宽厚,说话、行事尖酸刻薄的形容词“确薄”也出现了“垧薄”“穀薄”“鹊薄”“刻薄”“雀薄”“却薄”“缺薄”“踳薄”“敲薄”“榷驳”“确驳”等写法(曹海东、李玉晶 2015:36-38)。这种同词异写现象为我们探索副词“哺哩”不见于汉文文献的原因提供了线索。因为“哺哩”也极有可能是异写词。

假定“普里”“哺哩”“哺理”“舖哩”是一组同词异写的词语,又是罕见于传世汉文文献的书写形式。那么,[pu li]或[phu li]的语音(蒙古语  $\text{ᠪᠦᠷᠢ}$  (būri, bōri“每”)的译音词)对应的词语在传世汉文文献中就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书写形式。究竟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按照我们的推测,清代后期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副词“普律”应该是“哺哩”的另一种书写形式。之所以把“普律”视为副词“哺哩”的另一种书写形式,主要是依据“转语”理论。转语理论认为,转语同所由转之词,以声母相同或相近为主要特点(杨端志 1986:180);转语同所由转之词在意义上是一致的(丁建松 2003:8;王毅 2019:67)。因此,

把“普律”作为“普里/哩”“哺哩”“哺理”“舖里”的所由转之词是完全符合转语条件的。

首先，从意义上看，“普律”表达的是“全部”“悉数”的意思，这一点与上文谈到的“普里/哩”“哺哩”“哺理”和“舖里”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

(21) 恐六千余丈之长堤普律开挖成槽，万一砌未及半，料不接济，转瞬春汛，全湖风浪，关系匪轻。（黎世序等 1937:1159）

(22) 再子牙河故道，自谷家庄以下至吴家沟一带，河身窄狭，并应普律展宽，用消沥水以卫民田。（黄彭年 1989:143）

(23) 自九月初旬开工，限于十二月上旬，即可普律完竣。（谢笑德、王圣君 2013:257）

(24) 现豫省堤工已普律加高培厚，江省境内堤身自豫东交界处起，至海口一带，亦应分别帮宽加高，以资防护。（戴逸、李文海 1999:5412）

(25) 彭口闸年久损坏，准其拆修。其于闸背上面普律加高三层，并将南北两岸雁翅量为接长之处，亦俱照所请办理。（黎世序等 1937:2851）

(26) 惟夷楼附近街衢，及一切奸民铺面，亟应乘此查办之际，普律清厘，以杜勾通，而昭防范。（周光培 1996:73）

(27) 是月分晴雨相间，江汉水势消退，各属普律得雪二三寸不等。（谭继洵 2015:39 2015:39）

现代汉语方言中，仍可见有关副词“普律”的记载。《汉语方言大词典》：“【普律】一律。北京官话。北京[p<sup>h</sup>u<sup>214</sup>ly<sup>51</sup>]~住在皇城以外”（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308）。《北京方言词典》：“普律：<陈>一律。|~住在皇城以外”（陈刚 1985:220）。《现代北京口语词典》：“普律：一律。|~住在皇城以外”（陈刚等 1997:293）。副词“一律”也可以解释成“全部”“悉数”。所谓“普律住在皇城以外”，也就是“全部/悉数住在皇城以外”的意思。

其次，从语音上看，口语中把齐齿呼[i]说成撮口呼[y]的现象也极为常见，所以用“普律”作为[phu li]的记音词也是不足为奇的。“律”在贵阳、昆明、毕节、黎平、蒙自等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语音都是[li]，只是调值不同而已；武汉话“律”有[ni<sup>213</sup>][ny<sup>213</sup>]二音，襄樊话“律”有[ni<sup>52</sup>][ny<sup>31</sup>]二音。另，北京话的“理”在口语中也说成[ly<sup>214</sup>]，“手曲理儿（手指背后关节处的横皱纹）”音[səu<sup>21</sup>təhy<sup>55</sup>lyər]（陈刚 1985:252），“lǚjǔ（音[ly<sup>35</sup>təy<sup>55</sup>tsɿ]）实际上是‘熬鸡’的音变词”（徐世荣 1990:8）。另据笔者调查，河南南阳方言“出息”的“息”发音为[sy]，“淋”说成[lyn]等（丁全、田小枫 2001:81）；河南上蔡方言“新鲜”的“鲜”说成[çyan<sup>42</sup>]，“朝鲜”音[tshau<sup>53</sup>çyan]，“现学现卖”的“现”也说成[çyan<sup>51</sup>]，“溢（出）”说成[y<sup>213</sup>]，“特故意”音[te<sup>53</sup>ku<sup>31</sup>iər<sup>213</sup>]，有时也说成[te<sup>53</sup>ku<sup>31</sup>yər<sup>213</sup>]；安徽蚌埠“现做”的“现”音[çyan<sup>51</sup>]；现在东北官话中，“后尾儿”说成[xou<sup>53</sup>yər<sup>213</sup>]。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口语中的确存在把齐齿呼[i]发成撮口呼[y]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口语把[phu li]说成[phuly]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作为蒙古语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的音译词，副词“普律”在清代以前蒙古语、汉语接触鼎盛时期的文献中并未见用例，反而是清代后期的文献中才出现一些用例。这又是一个不得其解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副词“哺哩”是一个来自蒙古语的音译词，它只出现于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蒙古语的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每”) 最早在汉语中可能译作“普里/哩”，由于方言音变的

原因，它的发音变成了[phuly]，所以汉文文献中只以“普律”作为它的常见异写形式，而不是以“普里/哩”“哺哩”“哺理”“舖里”的书写形式出现，所以汉文文献中罕见“哺哩”“普里/哩”“哺理”和“舖里”的踪影。

## 五 结 语

回溯推理告诉我们，汉语中确实存在一个语音为[phuli]，它是构成副词“普里/哩普”的基本双音词，意思是“全部”“悉数”。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哺哩”“哺理”“舖哩”以及《清文指要》中的“普里”之间是同词异写关系，它们都只是范围副词[phuli]的记音词，而范围副词[phuli]则是一个来自蒙古语  $\text{ᠪᠦᠷᠢ}$  (büri, böri) 的音译词，这个词在清代后期的汉文文献中一般写作“普律”。因此，我们可以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看到副词“哺哩”“哺理”“舖里”，但传世的汉文文献中却见不到“哺哩”“哺理”“舖里”的踪影。至于副词“普律”未见于元明时期各种文献、“哺理”“哺理”“舖哩”未见于《老乞大》《朴通事》等朝鲜其他时代汉语教科书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曹海东、李玉晶. 2015. 《“鹊薄”及相关异写形式考辨》，《汉语学报》第1期.
- [2] 陈刚. 1985. 《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陈刚、宋孝才、张秀珍. 1997. 《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
- [4] 陈少海. 2014. 《红楼梦复梦》，长沙：岳麓书社.
- [5] 戴逸、李文海. 1999. 《清通鉴》（卷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6] 丁建松. 2003. 《语转源流说略》，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7] 丁全、田小枫. 2001. 《南阳方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8] 杜文涛. 2015. 《巴文化与岚皋》，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 [9] 冯·加班. 2003. 《古突厥语语法》，耿世民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0] 韩有峰、孟淑贤. 2019. 《鄂伦春语汉语词典》，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 [11] 何应灿. 1988. 《逻辑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2] 黄妙轩、双龙. 2004. 《简明汉蒙学生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3] 黄彭年. 1989. 《畿辅通志》（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14] 剑胆. 2018. 《花鞋成老》，姜安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5] 金立鑫. 2007. 《语言研究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6] 冷佛. 1987. 《春阿氏》，松颐校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17] 黎世序等. 1937. 《续行水金鉴》，北京：商务印书馆.
- [18]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 《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19]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 任玉函. 2013. 《朝鲜后期汉语教科书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1] 谭继洵. 2015. 《谭继洵集》（上），贾维、谭志宏编，长沙：岳麓书社.
- [22] 汪维辉. 2005.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北京：中华书局.
- [23] 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 2011.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 [24] 威妥玛. 2002. 《语言自述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5] 王毅. 2019. 《〈周易〉“一握”“大蹇朋来”新证》，《汉字文化》第17期。
- [26] 谢笑德、王圣君. 2013. 《隆化清宫录》，北京：现代出版社。
- [27] 徐世荣. 1990. 《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
- [28]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29] 杨端志. 1986. 《训诂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 [30] 殷晓杰. 2010. 《试论〈骑着一匹〉的语料价值》，《聊城大学学报》第1期。
- [31] 张美兰、刘曼. 2013. 《〈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32] 中田敬义等. 2018. 《伊苏普喻言·今古奇观·搜奇新编》，陈侯瑞芬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3] 周光培. 1996. 《清代笔记小说》（第23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34] Xiao Mengzhi. 2017. 《英语借词进入现代汉语后的变化——在普通语言学的视角下》，<https://www.jinchutou.com/p-23795524.html> [2017-12-03].

## The Mongolian Source of the Adverb *buli* 哺哩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CHENG Yaheng

**[Abstract]** The word *buli* 哺哩 is a scope adverb appearing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is varyingly render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as 哺理 and 舖哩. *buli* 哺哩, *buli* 哺理, *puli* 舖哩 and *puli* 普里/普哩 are all renditions of the phonetic borrowing of the Mongolian word  $\text{ᠪᠦᠷᠢᠪᠦᠷᠢ}$  (*būri/bōri*) “every”. The etymolog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adverb *puli* 普里 is the base form from which the adverb *pulipu* 普里普 is derived. The adverb *pulü* 普律, which emerged in the mid-to-late Qing dynasty, is close in both sound and meaning to *buli* 哺哩. In fact, it is a sound variant of *puli* 普里 and an alternative transcription of the Mongolian word *būri/bōri* “every”. *pulü* 普律 and *buli* 哺哩 are actually the same word in variant written forms. As this adverb is frequently written as *pulü* 普律 rather than alternatively in transmitted Chinese literary texts, *buli* 哺哩 is thus seen only in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Joseon times but not found in Chinese literary texts.

**[Keywords]** *buli* 哺哩 *pulü* 普律 back reasoning phonetic borrowing

(通信地址: 332005 九江 九江学院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